

此处心安是吾乡

胡曙霞

年关越近，思乡越甚。往年的这个时候，已回温州老家乡下。一张矮凳后院坐，金色阳光扑棱棱闪，鸡鸭奔突有致，侄儿打闹欢笑，老母抱着一杯青菜，盈盈笑。耳畔，乡音四起；鼻翼，轻嗅饭香。年，愈来愈近。心，愈来愈愈喜。家在，亲人在，村庄在，日日是好日，年年是好年。

今年，远离村庄，留守杭州，他乡过年。想念是一根悠长的线，熟悉的乡音、亲切的场景、母亲的叮咛一样样悬在线上，摇曳摇，漾起乡愁一片。今年却被轻轻地摀住，起伏的疫情，奋战的防疫工作人员，都让人停下思乡的脚步。安全为大，健康是福，响应号召，留守原地，他乡过年。

微信里，家族群中一一留言，祝福老家的亲人新年快乐，问候年迈的外公外婆身体安康。老家的哥哥姐姐将清扫后的家院拍照分享，将喜气盈盈的年货一一呈现。小侄女、小侄子通过微信语音问候远在他乡

的我。

杭州与温州，因为现代的通讯，一墙之隔，近在咫尺，家人的音容笑貌可触、可感、可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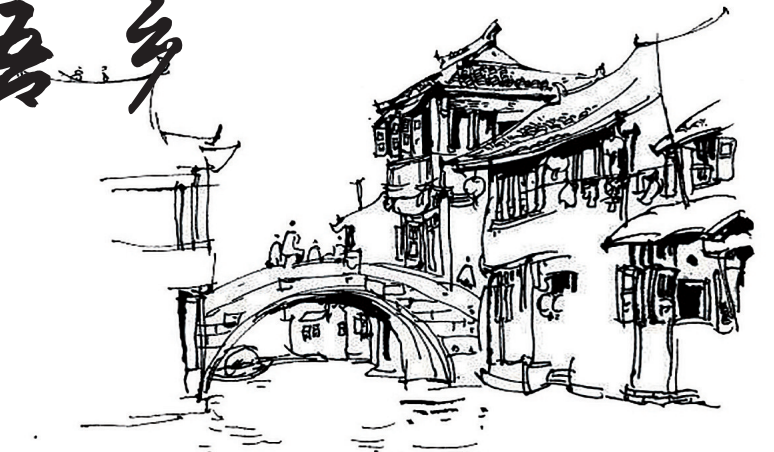
人虽未回，心却在一起。拜年的方式有多种，一个电话、一段语音、一份视频，都将心底的牵挂温暖送达。辛丑年，多少散落天涯海角的游子未能归家，因为疫情，舍小家为大家，每一个人都责无旁贷。

此处心安是吾乡！他乡过年，别样体验。趁着假期，把小小的窝，细细清理。窗要明，几要净，掸尘习俗不能忘。抽屉一层层整理，衣裳一件件清洗，旧的，破的，用不到的，都丢了吧。脚穿就简，断发涅槃，轻装上阵！

屋子宽了，人心亮了，心情也随之喜悦了。

买红色的新衣，贴红色的对联，插红色的鲜花，小小房屋，整洁明亮，喜气盈盈。

四方食事，一碗烟火。年么，总该大吃大嚼的。去菜场，水果、蔬菜、海鲜、鸡鸭鱼肉，满满当当地拎回来；去超市，瓜



子、花生、豌豆、蜜枣，香香脆脆地买回来。

开我朝南的窗，铺我水红的被，穿我舒适的居家服。蝴蝶兰、长寿花、金钱树，一一摆放；甘棠、桐树、碗盘，锃锃发亮。春风放牧，阳光流淌，鸟鸣弹跳，毛家过年，也安静，也丰富。一壶茶，一碟瓜子，一本书，光阴柔软，丝丝寸寸，细腻温情。

短信起，电话响，来自同事、家长、领导的新春祝福络绎不绝。最是杭州这座城，给留守的外乡人添一道年夜饭，

让人的心，暖了又暖。

一直以为自己是他乡的客，却不知这些年为这座城流过的汗早已渗入生活的细枝末节。不知不觉，你已成为他乡的新成员，它的欣欣向荣有你添砖加瓦的一小份。

留守、驻足、温暖、感受，此处心安是吾乡。撸起袖子进厨房，把那鸡鸭炖好，把那海鲜烹饪，不访友，不串门，不聚桌，静待时光，过一个别样的年。

（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散文协会会员）

飘香的烤糍粑

陈青延

传统的春节年年过，唯有那飘着一缕香味的烤糍粑，不但给我家乡带来了浓郁的年味，而且还给我带来满满的愉悦。

可以说，一年一度春节的到来，家乡的人们打了糍粑，切成一块块，开始围着火盆火炉烤着吃的时候，随着烤糍粑的飘香，年味就开始逐渐浓烈起来了！

儿时，每到腊月，乡下父母就从村里借来石臼，打出糍粑，冷却切成块块后，我就会隔三差五地拿上几块，走到火盆旁，用一把火钳，打开一条缝，横搁在火盆上，摆上一串糍粑，来回翻烤着。

那时节，农户家里烤火用的是旧洋瓷盆子或瓦钵子。生火的燃料大都是磨谷壳、糠头和锯末等。由于我年小马虎，又没有掌握烤糍粑的技术，往往烤出来的糍粑，不是烤得上面有焦斑，就是翻得上面沾满了火灰。尽管这样，我还是吃得津津有味。

流年似水，时代变迁。到了我十多岁以后，每年春节期间，家里火盆里或火炉里生火用的燃料已都是木炭和煤炭，我们一家人烤糍粑，不光只

用火钳烤，有时还用筷子烤。这样一来，在把握火候的情况下，烤出来的糍粑，鼓胀得像一块雪白泡软的棉花糖，香味飘逸，令人垂涎。

岁月红尘催人老，烘烤糍粑仍不了。三十几年后，栖息在城里的我，已年近花甲，每年逢过春节，都会回到农村老家，从大年三十到正月十五这段时间，我经常要拿着这一把火钳，烤熟给儿孙们吃，自己也禁不住要吃上几块。

不过，如今我在老家烤糍粑，用的工具和设备，不再是那种火盆与火钵之类的东西，而是用的干净卫生的电炉与烤箱了。

可以说，家乡的农村，每逢春节到来，烤糍粑的香气与风俗，香醉了农家，也香醉了乡村，成了一种定格在我心底深处，永远抹不掉的年味与乡愁！

（作者系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）



母亲学会了发红包

黄廷付

去年春节，弟弟一家三口因为疫情，没回老家过年。

年夜饭结束后，我们都守在里屋的电视机旁等着看春晚，唯独母亲还在外屋走来走去。我出去喊母亲歇会，母亲心事重重地说：“也不知道你弟弟他们在外面怎么过的年？”

都说儿行千里母担忧，真是一点都不假啊！我赶紧掏出手机，点开弟弟的微信视频，刚接通就看到五岁的侄子怔怔晃动着小手说，“大伯，过年好。”

母亲听到她小孙子的声音，马上从我手里“抢”过电话。怔征看到奶奶，立刻笑着喊：“奶奶，我想你了。”就这一句话，差点把母亲的眼泪飙出来。母亲的声音明显有些激动，“怔征，奶奶也想你了呀——”接下来，祖孙俩你一言我一语，热乎乎地唠了好半天。未了，怔征说：“奶奶，明天早上我给奶奶拜年。”

“好，怔征真乖，明儿奶奶给你压岁钱。”

视频结束后，母亲又犯了愁。“你说这千里迢迢的，我咋给怔征压岁钱呢？”

“娘，这还不简单，明儿我用手机给他发红包就可以啦。”

“光儿，你我还是教我发红包吧，明天我要自己给怔征发红包。”

“好吧，娘，咱家有个亲友群，您先在那里练习发红包，我们所有的人都能看到。”

母亲虽然没读过书，但她学啥都很快。过年人都闲，正是抢红包的时候，不管大人还是小孩，看到红包都兴奋得很。就连平时不说话的人，只要一看有人发红包，也都出来了。大家知道是我母亲在发红包，抢了红包还不忘给母亲拜年。

“娘，过年好。”
“外婆过年好。”
“大姐过年好。”
“姑奶奶过年好。”

……

母亲开心地笑着，用语音和他们聊着天，还不时地发出欢快的笑声。

大年初一早上，母亲穿戴一新。我们刚给她拜好年，弟弟的视频通话就来了。弟弟把镜头对准怔征，小家伙真的跪在镜头前给他奶奶拜年了。母亲笑着说：“怔征也新年好，你等着，奶奶马上就给你压岁压岁钱。”说完语母亲就微笑着发了个红包过去。

“谢谢奶奶！”怔征的语音立刻发过来了。

“哈哈，怔征真懂事了，奶奶今儿真高兴啊——”我母亲对着手机和她的小孙子又是一番亲热，一整天都乐呵呵的。

（作者系安徽省作协会员）

翰墨飘香春联红

陈兴宇

春节来临，家家户户的门楣都贴上了春联，红艳艳的春联，就像孩子们身上的新衣服，散发着辞旧迎新的浓郁年味。

现在的春联大多是印刷的，然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春联几乎都是手写的。我记得，每年腊八未到，爷爷就会买回许多红纸，铺在一张老式木桌上，一张一张小心地裁开，然后取出毛笔和砚台，为写春联做准备。

爷爷读过几天私塾，后来又给人家当学徒，白天晚上学记账，眼睛虽然熬红了，但日积月累下，毛笔字也练了出来。因而，在村里大小也算个文人，不管哪家有事，需要写点东西，都会想到他。

爷爷帮人写东西向来不收钱，写春联更是如此。用他的话说，大家生活都不容易，人家老远跑来家里请你，那是看得起你。可春节的对联实在太多，每家往往都要几副，忙时就不得不熬夜来写，奶奶心疼他，看见了就会责备几句：“白天写写就算了，还要熬夜，你都几十岁的人了，眼睛还要不要了？”爷爷闻言，只是笑笑，依然乐呵呵趴在桌子上接着写。

爷爷写春联有两个小本子，就像宝贝一样。一本记录着各种各样的对联，一本用来登记每家需要几副春联，要贴在哪里，等他写好了，再让我

的父亲送过去。至于修李四爷那样腿脚不便的孤寡老人，不用说，爷爷每年都会先给他写好，然后叮嘱父亲送过去，并帮忙把春联贴好后再回家。

在爷爷的引导和教育下，我和父亲也爱上了写毛笔字，并开始学习对联的一些写法。而临近春节就帮着爷爷打打下手，裁纸、折纸，牵春联，放春联。后来，爷爷的眼睛实在看不清楚了，写春联的任务就落到了父亲肩上。我至今还记得，当爷爷把他心爱的毛笔、砚台和小本子交给父亲时，说道：“春联虽然才几句话，却包含着乡亲们对新一年的期盼，你要继续把这份美好的祝福送给大家。”

伴随着仄仄平平，转眼几十年又过去了，父亲也步入了古稀之年。如今当我走进社区，凝神静气，为社区住户和过往的路人书写着福字和春联，看到他们开心的笑容，听着周围不断传来的感谢声，我才明白爷爷坚持的不仅是一种传统文化，更是春节所特有的味道。

尽管现在烫金的、粘银粉的印刷春联多得让人眼花缭乱，但爷爷手把手教我写春联的记忆，却像一种家风的传承，让我在一张张灿烂的笑容里，看到了一“春满人间福满门”的祝福。

抬起头，爷爷写春联的情景仿佛又在眼前，暖暖的，一笔一画力透纸背。（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）



迎春花

侯之涛

青枝鞭舞，奏响新春的乐章
素唇含金，灿烂春野温暖的版图
崖畔浅吟低唱的春谣
嘹亮春天的冲锋号

风儿，解开春天的纽扣
一缕缕时光的踏香
饱含雪韵雪汁的清甜甘润
鼓催泥土深处的苏醒

暖阳荡漾，脚印掠原虔诚的放逐
蜜蜂偎依在花蕊里逍遥
金灿灿的诗韵和辞章
抒写春日的激情与烂漫

（作者系河南省作协会员、河南省诗词学会会员、宜阳县诗词学会副会长）

压岁钱

羊白

春节期间，对于孩子们来说，最激动人心的事便是能收到压岁钱。压岁钱的多少，往往和亲戚间的关系亲疏有关，直系亲属给的会稍多一些。

对于大人来说，这压岁钱有来有往，基本持平，出入不大，多赚少亏也无所谓。但对孩子们来说，则是大事，虽然这钱不见得就归自己，往往会上缴给家长，但毕竟是一年之中少有的正大光明的“收钱”的时刻，心里还是蛮痒痒痒痒的。

我清楚地记得在我六岁那年，我和父母去给我五爷拜年，我五爷平时对我挺好的，只不过家里条件差点。我到二爷家拜年收到的压岁钱是五元钱，到五爷家，五爷只给了我两块钱的压岁钱。我接过去，背过身，当即哭了，嫌五爷给的少。父母劝了我半天，我依然胡闹，搞得五爷很尴尬。回家后，父亲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。我不服，说五爷给的也太少了。

父亲质问我，那你说给多少才不算少？

我说，至少三元钱。

父亲骂我，凭什么要三元？是因为二爷给了五元吗？

我理直气壮地说：不是，我椿树爷爷都给了我三元钱，椿树爷是堂爷爷，五爷是亲爷爷，才给我两元钱。

正生气的父亲，扑哧一声笑了，说我小鬼大，钱迷一个，不过里外倒是分得挺清的。

随即父亲又严正地告诉我：天下哪有那么多顺理成章的事情，各家条件不一样，压岁钱是大人的一片心意，作为领受者，除了欣然接纳，说声谢谢，我们有什么资格去挑剔？你五爷爷一直有德，干不了力气活，手头紧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为什么还要强人所难，你知道你这样你五爷爷心里多难受吗？

那件事情，我至今想起来都愧疚。父亲质问的真好，凭什么年幼的我把亲情等级化了，把压岁钱的多少作为衡量亲疏的标准。正如父亲所言，面对岁月的馈赠，长辈的关爱，作为晚辈，除了欣然接纳、理解包容，便是说一声谢谢。

（作者系陕西省汉中市中汉台区作协副主席）



小镇夜色



乡戏

（汤亚强影）

火红的中国年

曾正伟

小年过后，年味越来越浓了。一眼望去，满街都是中国结。看到火红的中国结，突然悟出中国年是火红色的！

年画是火红的。如果将“中国年”比作一个人的话，那么，年画就好比人的“颜面”，常常贴在大门或正屋的墙壁上。年画中的图案，要么是寿星，要么是胖娃娃；要么是大丰收的景象，要么是“年年有余”的主题。这些图案，寄托着来年的幸福安康和风调雨顺，也预示着来年的大丰收和大团圆。

对联是火红的。对联就像中国年的“眉毛”，要吉利，要工整，还要有寓意。印象中，大门上往往贴的是“万里青山临福地，九天日照财门”或“天增岁月人增寿，春满乾坤福满门”，厨房门上贴

的是“喜益人丁多积粟，恐连阴雨广堆薪”等等。至于梁子车，常贴“日行千里路，夜走八百程”的老对联。就连苹果树上，父亲也要贴上红红的“福”字。

灯笼是火红的。灯笼好比中国年的“眼睛”，一挂起来年就“活”了。应该说，灯笼是中国年的点睛之笔，预示着新年的红红火火、和和美美。记得从前，父亲将成双成对的大红灯笼分别挂在屋檐下和大门前，年味一下就有了。火红的灯笼，常常照得我们心里亮堂堂的。

窗花是火红的。窗花好比中国年的“脸蛋”，一定要装扮得有模有样，就像年戏中的主角一样，容不得半点马虎。印象中，每到腊月，村上没有闺女的人家就托姐姐舅剪窗花。贴上窗花，每家每户都洋溢着欢乐、祥和、喜庆。

鞭炮是火红的。鞭炮宛若中国年的“嘴巴”，一到正月就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。清晨傍晚，是我们最期盼的时刻。一阵鞭炮声之后，我们争先恐后地去拉哑炮。折断哑炮，用香头点燃火药，“吱吱”地冒着“花子”，喷出的火焰，照亮了童年的时光。

除了这些，大人给孩子的压岁钱是用红布红纸包的，爆竹节的夜空是被篝火染红的，年戏的布景是用红平绒做成的……因为作为中国人，日子一定要红红火火地过起来，尤其是过年！

如今，铺天盖地的火红色又走进了家家户户。火红的中国年，映红了人们的笑脸，照亮了漆黑的夜空，染红了密密麻麻的日子。

（作者系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会员，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）

年夜饭中传家风

王建强

毫无疑问，年夜饭，是我们中国家庭最隆重、最丰盛的一顿饭。这顿饭是团圆饭，家里所有的成员齐聚一堂，其乐融融一起吃饭。三代或者四代甚至五代同堂的大家庭，男女老少都挤在一张大桌上，欢欢喜喜开始吃饭。这样的时

候，每个大家庭都展现出不同的风貌，这应该就是所谓的家风。记忆中，我家年夜饭的气氛总是特别热闹。我的家人性格都属于外向型，喜欢高谈阔论，而且嗓门都大。吃年夜饭的时候，小屋里欢声笑语好像永远都停不下来，气氛非常热烈。每年的年夜饭对父亲来说，都好像召开一次意义非凡的会议，他要定好基调，确定主题，把控全局。我们的家风，也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传承。

年夜饭准备好了，满桌的美味佳肴馋得我们口水直流。不过无论我们多馋，父亲都不允许孩子们先跑到桌前吃饭。等到祖父、祖母都落座后，大人们再依次坐下，最后才轮到

父亲和母亲要亲自给祖父、祖母倒茶、倒酒、盛饭，他们从来不敢有一丝马虎。每当看到母亲郑重其事的样子，我就想起父亲的话：“咱家祖祖辈辈都把孝当成头等大事，如果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孝敬，就不配当人！”吃饭的时候，必定要等祖父和祖母吃第一口，我们才能吃。

丰盛的年夜饭散发着香味儿，但我们还要耐心等待一会儿，因为父亲每年这时候都要发表一番“演说”。这样一年一度的演说，是父亲的年终总结，他会把一年来家里的情况做个简单总结，然后向我们姐弟提出明确要求。我一直觉得，那样的时刻是郑重和神圣的，所以父亲说的话我都能记在心里。父亲站起身，亮开嗓子说一句：“今年呢……”我们立即竖起耳朵听。父亲每年的“演说词”大同小异，一定要强调一个“勤”字。关于勤劳的谚语，我都是从父亲那里听来的，什么“早起的鸟儿有虫吃”“一勤天下无难事”“书山有路勤为径，学海无涯苦作舟”等等，父亲是小学老师，口才很好，总能够把道理讲得深入浅出。父亲几句简单的话，明确和传承了我家的

家风。村里的人都知道，我们家的人勤勉，能吃苦，这都得益于家风的传承。

开始吃饭了，一家人边吃边聊，欢声笑语弥漫。小辈给长辈盛饭，长辈给小辈夹菜，气氛和融洽。我们把自己已经历的趣事和乐事讲出来，把一家人逗得哈哈大笑。家人性格豪爽，笑声特别响。小屋里飘出阵阵笑声，除夕夜显得格外温馨。

我记得，有一年里遇到了难事，日子过得捉襟见肘，但父母咬牙坚持，依旧把年夜饭准备得非常丰盛。那年吃年夜饭时，父亲慷慨激昂地对我们说：“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，咱不能遇到点事就趴下，人得扛得住事才行。放心吧，明年咱们的好日子就来了！”父亲的这种乐观坚韧的精神感染了大家，也深深影响了我们兄妹几个。至今想起来，我都得从父亲身上汲取的是取之不尽的财富。

其乐融融聚一堂，年夜饭中传家风。又谈到吃年夜饭的时候了，我也会像父亲一样，把家风传承下去。

（作者单位系广东省东莞市东坑洪冠学校）

到各方朋友家“蹭饭吃”。远嫁的闺女、打工的表亲、求学的游子都为了这一口地地道道的杀猪饭归来，一桌丰盛

的杀猪饭不仅是一种美味的享受，更是一种乡愁的寄托。

“瓜果勒、苹果勒！”夜幕降临后，彝乡儿女都放下手中的活计，阿姐们梳妆打扮，阿哥们也打扮得干净帅气，大家拉着亲朋好友欢快地唱起来、跳起来，迎接美好的新年。在彝乡汪洋最传统的舞蹈要数“泽文模莫”，意思是围着圈圈跳舞，听村里人说，他们“会说话就会唱阿哩，会走路就会吸烟盒舞”，只要四弦一响起，脚杆就站不住开始打起节拍；配合着熟悉的调子，妇女们也不自觉地弹起烟盒、甩起圈，一圈又一圈，转出团圆转出丰收的希望。熊熊燃烧的火把更是将彝乡年味推到了高潮，在火光的映衬下，新时代的彝家儿女个个精气神十足，脸上洋溢着喜悦，大家踏着发展的步伐，跳向明天，舞出未来！

（作者单位系元江县洼垅乡人民政府）

元江彝乡年味

王钰涵

伴随着冬至的到来，彝家“扎来”也在杀猪宰牛的热闹气氛中拉开了序幕。“扎来”系彝语，即过年，是元江县洼垅乡的彝族同胞们传统的习俗，各村各寨在每年农历十一月一年农事收尾的季节里陆续开始。

彝家过年，必须杀猪，这是千百年来

族的过年时候杀两三只招待宾客也不再稀奇，但是不管时代如何变迁，各村各寨还是依旧保留着杀年猪的习俗，从天亮到日暮都是喜庆的海洋。

在彝家一直都有腌制火腿的习惯，农家养殖的土猪肉质鲜美，腌出来的火腿口感独特，让人欲罢不能。很多人都来询问过，为什么洼垅的火腿和市面上买到的一不一样，就算是同一只腿、同一把盐，吃起来总少了点儿味道？那是因为在洼垅，彝家火腿一般选用完整的猪后腿，在过年杀猪时候趁着猪肉还很新鲜便开始撒上食盐，反复揉搓使盐沁入肉丝逐渐变软，随后重物压制、控干水分、再次敷盐、通风晾晒，每家的腌腿师傅都将“何时下盐、如何晾晒”这份独家家技艺烂熟于心，腌好的火腿最短存1年，最长可有3年。